四庫全書

史部

晉書卷一百二十五

唐　太　宗　文　皇　帝　御　撰

載記第二十五

乞伏國仁　乞伏乾歸　乞伏熾磐

馮跋　馮素弗

乞伏國仁隴西鮮卑人也在昔有如弗斯出連叱盧三部自漠北南出大陰山遇一巨蟲於路狀若神龜大如

陵阜乃殺馬而祭之祝曰若善神也便開路惡神也遂塞不通俄而不見乃有一小兒在焉時又有乞伏部有老父無子者請養為子衆咸許之老父欣然自以有所依憑字之曰紇干紇干者夏言依倚也年十歲驍勇善騎射彎弓五百斤四部服其雄武推為統主號之曰乞伏可汗託鐸莫何託鐸者言非神非人之稱也其後有祐鄰者即國仁五世祖也泰始初率戶五千遷于夏緣部衆稍盛鮮卑鹿結七萬餘落屯于高平川與祐鄰迭

相攻擊鹿結敗南奔略陽祐鄰盡并其衆因居高平川祐鄰死子結權立徙于牽屯結權死子利那立擊鮮卑吐賴于烏樹山討尉遲渴權于大非川收衆三萬餘落利那死弟祁埿立祁埿死利那子述延立討鮮卑莫侯于苑川大破之降其衆二萬餘落因居苑川以叔父軻埿為師傅委以國政斯引烏埿為左輔將軍鎮蔡園川出連高胡為右輔將軍鎮至便川叱盧那胡為率義將軍鎮牽屯山述延死子傉大寒立會石勒滅劉曜懼而

遷于麥田元孤山大寒死子司繁立始遷于度堅山尋為苻堅將王統所襲部衆叛降于統司繁歎謂左右曰智不距敵德不撫衆劒騎未交而本根已敗見衆分散勢亦難全若奔諸部必不我容吾將為呼韓邪之計矣乃詣統降于堅堅大悦署為南單于留之長安以司繁叔父吐雷為勇士護軍撫其部衆俄而鮮卑勃寒侵斥隴右堅以司繁為使持節都督討西胡諸軍事鎮西將軍以討之勃寒懼而請降司繁遂鎮勇士川甚有威惠

司繁卒國仁代鎮及堅興壽春之役徵為前將軍領先
鋒騎會國仁叔父步頹叛於隴西堅遣國仁還討之步
頹聞而大悅迎國仁於路國仁置酒高會攘袂大言曰
苻氏往因趙石之亂遂妄竊名號窮兵極武跨僭八州
疆宇既寧宜綏以德方虛廣威聲勤心遠畧騷動蒼生
疲弊中國違天怒人將何以濟且物窮則虧禍盈而覆
者天之道也以吾量之是役也難以免矣當與諸君成
一方之業及堅敗歸乃招集諸部有不附者討而并之

衆至十餘萬及堅為姚萇所殺國仁謂其豪帥曰苻氏以高世之姿而困於烏合之衆可謂天也夫守常迷運先達恥之見幾而作英豪之舉吾雖薄德藉累世之資豈可覩時来之運而不作乎以孝武太元十年自稱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領秦河二州牧建元曰建義以其將乙旃音涇為左相屋引出支為右相獨孤匹蹄為左輔武羣勇士為右輔弟乾歸為上將軍自餘拜授各有差置武城武陽安固武始漢陽天水略陽漒川甘松匡

朋白馬菀川十二郡築勇士城以居之鮮卑匹蘭率衆五千降明年南安祕宜及諸羌虜來擊國仁四面而至國仁謂諸將曰先人有奪人之心不可坐待其至宜抑威餌敵羸師以張之軍法所謂怒我而怠寇也於是勒衆五千襲其不意大敗之祕宜奔還南安尋與其弟莫侯悌率衆三萬餘户降於國仁各拜將軍刺史苻登遣使者署國仁使持節大都督都督雜夷諸軍事大將軍大單于菀川王國仁率騎三萬襲鮮卑大人密貴裕茍

提倫等三部於六泉高平鮮卑沒弈干東胡金熈連兵
來襲相遇于渴渾川大戰敗之斬級三千獲馬五千匹
沒弈干及熈奔還三部震懼率衆迎降署密貴建義將
軍六泉侯裕苟建忠將軍蘭泉侯提倫建節將軍鳴泉
侯國仁建威將軍叱盧烏孤跋擁衆叛保牽屯山國仁
率騎七千討之斬其部將叱羅侯降者千餘户跋大懼
遂降復其官位因討鮮卑越質叱黎于平襄大破之獲
其子詰歸弟子復半及部落五千餘人而還太元十三

年國仁死在位四年僞謚宣烈王廟號烈祖
乾歸國仁弟也雄武英傑沉雅有大量國仁之死也其
羣臣咸以國仁之子公府沖幼宜立長君乃推乾歸為
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河南王赦其境内改元曰太初
立其妻邊氏為王后以出連乞都為丞相鎮南將軍南
梁州刺史悌眷為御史大夫自餘封拜各有差遂遷于
金城太元十四年苻登遣使署乾歸大將軍大單于金
城王南羌獨如率衆七千降之休官阿敦侯年二部各

擁五千餘落據牽屯山為其邊害乾歸討破之悉降其衆於是聲振邉服吐谷渾大人視連遣使貢方物鮮卑豆留鞬叱豆渾及南丘鹿結并休官曷呼奴盧水尉地拔並率衆降于乾歸皆署其官爵隴西太守越質詰歸以平襄叛自稱建國將軍右賢王乾歸擊敗之詰歸東奔隴山既而擁衆來降乾歸妻以宗女署立義將軍苻登將沒弈于遣使結好以二子為質請討鮮卑大兜國乾歸乃與沒弈于攻大兜於安陽城大兜退固鳴蟬堡

乾歸攻陷之遂還金城為呂光弟寶所攻敗於鳴雀峽退屯青岓寶進追乾歸乾歸使其將彭奚念斷其歸路躬貫甲冑連戰敗之寶及將士投河死者萬餘人苻登遣使署乾歸假黃鉞大都督隴右河西諸軍事左丞相大將軍河南王領秦梁益涼沙五州牧加九錫之禮時登為姚興所逼遣使請兵進封乾歸梁王命置官司納其妹東平長公主為梁王后乾歸遣其前將軍乞伏益州冠軍翟瑥率騎二萬救之會登為興所殺乃還師氐

王楊定率步騎四萬伐之乾歸謂諸將曰楊定以勇虐聚衆窮兵逞欲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定之此役殆天以之資我也於是遣其涼州牧乞伏軻彈秦州牧乞伏益州立義將軍詰歸距之定敗益州於平川軻彈詰歸引衆而退翟瑥奮劔諫曰吾王以神武之姿開基隴右東征西討靡不席卷威振秦梁聲光巴漢將軍以維城之重受閫外之寄宜宣力致命輔寧家國秦州雖敗二軍猶全奈何不思赴救便逆奔散何面目以見王乎昔

項羽斬慶子以寧楚胡建戮監軍以成功將軍之所聞也瑶誠才非古人敢忘項氏之義乎軻殫曰向所以未赴秦州者未知衆心何如耳敗不相救軍罰所先敢自寧乎乃率騎赴之益州諸歸亦勒衆而進大敗定斬定及首虜萬七千級於是盡有隴西巴西之地太元十七年赦其境内殊死已下署其長子熾磐領尚書令左長史邉芮為尚書左僕射右長史祕宜為右僕射翟瑶為吏部尚書翟勍為主客尚書杜宣為兵部尚書王松壽

為民部尚書樊謙為三公尚書方弘魏景為侍中自餘拜授一如魏武晋文故事猶稱大單于大將軍楊定之死也天水姜乳襲據上邽於是遣乞伏益州討之邊芮王松壽言於乾歸曰益州以懿弟之親屢有戰功狃於累勝常有驕色若其遇寇必將易之且未宜專任示有所先乾歸曰益州驍勇善御衆諸將莫有及之者但恐其專擅耳若以重佐輔之當無慮也於是以北平韋乾為長史散騎常侍務和為司馬至大寒嶺益州恃勝自

矜不為部陣命將士鮮甲游畋縱飲令曰敢言軍事者斬乾等諫曰王以將軍親重故委以專征之任庶能摧彼凶醜以副具瞻賊已垂逼奈何鮮甲自寛宴安酖毒竊為將軍危之益州曰乳以烏合之衆聞吾至理應遠竄今乃與吾決戰者斯成擒也吾自揣之有方卿等不足慮也乳率衆距戰益州果敗乾歸曰孤違蹇叔以至於此將士何為孤之罪也皆赦之索虜禿髮如苟率戶二萬降之乾歸妻以宗女呂光率衆十萬將伐乾歸左

輔密貴周左衛莫者敠羝言於乾歸曰光旦夕將至陛下以命世雄姿開業洮罕剋翦羣凶威振遐邇將鼓淳風於東夏建八百之鴻慶不忍小屈與姦豎競於一時若機事不捷非國家利也宜遣愛子以退之乾歸乃稱藩於光遣子勃勃為質既而悔之遂誅周等乞伏軻彈與乞伏益州不平奔于呂光光又伐之咸勸其東奔成紀乾歸不從謂諸將曰昔曹孟德敗袁本初於官渡陸伯言摧劉玄德於白帝皆以權略取之豈在衆乎光雖

舉全州之軍而無經遠之算不足憚也且其精卒盡在呂延延雖勇而愚易以奇策制之延軍若敗光亦遁還乘勝追奔可以得志衆咸曰非所及也隆安元年光遣其子纂伐乾歸使呂延爲前鋒乾歸泣謂衆曰今事勢窮蹙逃命無所死中求生正在今日涼軍雖四面而至然相去遼遠山河既阻力不周接敗其一軍而衆軍自退乃縱反間稱秦王乾歸衆潰東奔成紀延信之引師輕進果爲乾歸所敗遂斬之禿髮烏孤遣使來結和親使

乞伏益州攻剋支陽鸇武允吾三城俘獲萬餘人而還又遣益州與武衛慕容允冠軍翟瑥率騎二萬伐吐谷渾視羆至于度周川大破之視羆遁保白蘭山遣使謝罪貢其方物以子宕豈為質鮮卑疊掘河内率户五千自魏降乾歸乾歸所居南景門崩惡之遂遷于菀川姚興將姚碩德率衆五萬伐之入自南安峽乾歸次于隴西以距碩德興潛師繼發乾歸聞興將至謂諸將曰吾自開建以來屢摧勍敵乘機藉筭舉無遺策今姚興盡

中國之師軍勢甚盛山川阻狹無縱騎之地宜引師平
川伺其殆而擊之存亡之機在斯一舉卿等勠力勉之
若梟翦姚興關中之地盡吾有也於是遣其衛軍慕容
允率中軍二萬遷于栢陽鎮軍羅敦將外軍四萬遷于
侯辰谷乾歸自率輕騎数千候興軍勢俄而大風昬霧
遂與中軍相失為興追軍所逼入于外軍旦而交戰為
興所敗乾歸遁還菀川遂走金城謂諸豪帥曰吾才非
命世謬為諸君所推心存撥亂而德非時雄叨竊名器

年踰一紀負乘致寇傾喪若斯今人衆已散勢不得安
吾欲西保允吾以避其鋒若方軌西邁理難俱濟卿等
宜安土降秦保全妻子羣下咸曰昔古公杖策豳人歸
懷玄德南奔荆楚襁負分岐之感古人所悲况臣等義
深父子而有心離背請死生與陛下俱乾歸曰自古無
不亡之國廢興命也苟天未亡我冀興復有期德之不
建何為俱死公等自愛吾將寄食以終餘年於是大哭
而别乃率騎數百馳至允吾禿髮利鹿孤遣弟傉檀迎

乾歸處之於晉興南羌梁弋等遣使招之乾歸將叛謀洩利鹿孤遣弟吐雷屯于捫天嶺乾歸懼為利鹿孤所害謂其子熾磐曰吾不能負荷大業致兹顛覆以利鹿孤義兼姻好冀存唇齒之援方乃忘義背親謀人父子忌吾威名勢不全立姚興方盛吾將歸之若其俱去必為追騎所及今送汝兄弟及汝母為質彼必不疑吾既在秦終不害汝於是送熾磐兄弟於西平乾歸遂奔長安姚興見而大悅署乾歸持節都督河南諸軍事鎮遠

將軍河州刺史歸義侯遣乾歸還鎮苑川盡以部衆配之乾歸既至苑川以邉芮為長史王松壽為司馬公卿大將已下悉降號為偏裨元興元年熾磐自西平奔長安姚興以為振忠將軍興晋太守尋遣使者加乾歸散騎常侍左賢王遣隨興將齊難迎呂隆于河西討叛羌党龍頭于滋川攻楊盛將苻帛于皮氏堡並尅之又破吐谷渾將大孩俘獲萬餘人而還尋復率衆攻楊盛將楊玉于西陽堡尅之既而苑川地震裂生毛狐雉入于

寢內乾歸甚惡之姚興慮乾歸終為西州之患因其朝也興留為主客尚書以熾磐為建武將軍行西夷校尉監撫其衆熾磐以長安兵亂將始乃招結諸部一萬七千築城于嵻峎山以據之熾磐攻剋枹罕遣使告之乾歸奔還苑川鮮卑悅大堅有衆五千自龍馬苑降乾歸乾歸遂如枹罕留熾磐鎮之乾歸收衆三萬遷于度堅山羣下勸乾歸稱王乾歸以寡弱弗許固請曰夫道應符歷雖廢必興圖籙所棄雖成必敗本初之衆非不多

也魏武運籌四州再解尋邑之兵非不盛也世祖龍申
亡新烏散固天命不可虚邀符籙不可妄冀姚数將終
否極斯泰乘機撫運實繫聖人今見衆三萬足可以疆
理秦隴清蕩洮河陛下應運再興四海顒望豈宜固守
謙冲不以社稷為本願時即大位允副羣心乾歸從之
義熈三年僭稱秦王赦其境内改元更始置百官公卿
已下皆復本位遣熾磐討諭薄地延師次煩于地延率
衆出降署為尚書從其部落于菀川又遣隴西羌昌何

攻尅姚興金城郡以其驍騎乞伏務和為東金城太守乾歸復都菀川又攻尅興略陽南安隴西諸郡徙二萬五千戸於菀川枹罕姚興力未能西討恐更為邉害遣使署乾歸持節散騎常侍都督隴西嶺北匈奴雜胡諸軍事征西大將軍河州牧大單于河南王乾歸方圖河右權宜受之遂稱藩於興遣熾磐與其次子中軍審虔率步騎一萬伐禿髪傉檀師濟河敗傉檀太子武臺于嶺南獲牛馬十餘萬而還又攻尅興別將姚龍于伯陽

堡王憬于永洛城徙四千餘户于菀川三千餘户于譚郊乾歸率步騎三萬征西羌彭利髮于枹罕師次于奴葵谷利髮棄其部衆南奔乾歸遣其將公府追及于清水斬之乾歸入枹罕收羌户一萬三千因率騎二萬討吐谷渾支統阿若于于赤水大破降之乾歸畋于五溪有梟集于其手甚惡之六年為兄子公府所弑并其諸子十餘人公府奔固大夏熾磐與乾歸弟廣武智達陽武木弈于討之公府走達等追擒于嵻峎南山并其四

子𨏩之於譚郊葬乾歸于枹罕僞謚武元王在位二十四年

熾磐乾歸長子也性勇果英毅臨機能斷權略過人初乾歸為姚興所敗熾磐質於禿髮利鹿孤後自南平逃而降興興以為振忠將軍興晉太守又拜建武將軍行西夷校尉留其衆鎮苑川及乾歸返政復立熾磐為太子領冠軍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録尚書事後乾歸稱藩于姚興興遣使署熾磐假節鎮西將軍左賢王平昌

公尋進號撫軍大將軍乾歸死義熙六年熾磐襲偽位大赦改元曰永康署翟勍為相國麴景為御史大夫段暉為中尉弟延祚為禁中録事樊謙為司直罷尚書令僕射尚書六卿侍中散騎常侍黄門郎官置中左右常侍侍郎各三人義熙九年遣其龍驤乞伏智達平東王松壽討吐谷渾樹洛干於澆河大破之獲其將呼那烏提虜三千餘戸而還又遣其鎮東曇達與松壽率騎一萬東討破休官權小郎吕破胡于白石川虜其男女萬

餘口進據白石城休官降者萬餘人後顯親休官權小成呂奴迦等叛保白坑曇達謂將士曰昔伯珪憑嶮卒有滅宗之禍韓約肆暴終受覆族之誅今小成等逆命白坑宜在除滅王者之師有征無戰粤爾輿人戮力勉之衆咸拔劍大呼於是進攻白坑斬小成奴迦及首級四千七百隴右休官悉降遣安北烏地延冠軍翟紹討吐谷渾别統句旁于泣勤川大破之俘獲甚衆熾磐率諸將討吐谷渾别統支旁于長柳川掘達于渴渾川皆

破之前後俘獲男女二萬八千偺立十年有雲五色起于南山熾磐以為巳瑞大悅謂羣臣曰吾今年應有所定王業成矣於是繕甲整兵以待四方之隙聞禿髮傉檀西征乙弗投劔而起曰可以行矣率步騎二萬襲樂都禿髮武臺憑城距守熾磐攻之一旬而剋遂入樂都論功行賞各有差遣平遠揵虔率騎五千追傉檀徙武臺與其文武及百姓萬餘戶于枹罕傉檀遂降署為驃騎大將軍左南公隨傉檀文武依才銓擢之熾磐既兼

傉檀兵强地廣置百官立其妻禿髮氏爲王后十一年熾磐攻尅沮渠蒙遜河湟太守沮渠漢平以其左衛匹逵爲河湟太守因討降乙弗窟乾而還遣其將曇達王松壽等討南羌彌姐康薄于赤水降之熾磐攻㴠川師次沓中沮渠蒙遜率衆攻石泉以救之熾磐聞而引還遣曇達與其將出連虔率騎五千赴之蒙遜聞曇達至引歸遣使聘于熾磐遂結和親又遣曇達王松壽等率騎一萬伐姚艾于上邽曇達進據蒲水艾距戰大敗之

艾奔上邽曇達進屯大利破黃石大羌二戍徙五千餘戶于枹罕令其安東木弈于率騎七千討吐谷渾樹洛干于塞上破其弟阿柴於堯扞川俘獲五千餘口而還洛干奔保白蘭山而死熾磐聞而喜曰此敵矯矯所謂有豕白蹢往歲曇達東征姚艾敗走今木弈于西討黠虜遠逃境宇稍清姦凶方殄股肱惟良吾無患矣於是以曇達為左丞相其子元基為右丞相麴景為尚書令翟紹為左僕射遣曇達元基東討姚艾降之至是乙弗

鮮卑烏地延率戶三萬降于熾磐署為建義將軍地延尋死弟他子立以子軻蘭質于西平他子從弟提孤等率戶五千以西遷叛于熾磐涼州刺史出連虔遣使喻之提孤等歸降熾磐以提孤姦猾終為邊患稅其部中戎馬六萬匹後二歲而提孤等扇動部落西奔出塞他子率戶五千入居西平先是姚艾叛降蒙遜蒙遜率衆迎之艾叔父儁言於衆曰秦王寬仁有雅度自可安土事之何為從涼主西遷衆咸以為然相率逐艾推儁為

主遣使請降熾磐大悅徵儁為侍中中書監征南將軍
封隴西公邑一千戶使征西他子討吐谷渾覓地于弱
水南大破之覓地率衆六千降於熾磐署為弱水護軍
遣其左衛匹逵建威梯君等討彭利和于漒川大破之
利和單騎奔仇池獲其妻子徙羌豪三千戶于枹罕漒
川羌三萬餘戶皆安堵如故元熙元年立其第二子慕
末為太子領撫軍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大赦境內
改元曰建弘其臣佐等多所封授熾磐在位七年而宋

氏受禪以宋元嘉四年死子慕末嗣偽位在位三年為赫連定所殺始國仁以孝武太元十年僭位至慕末四世凡四十有六載而滅

史臣曰夫天地閉大祲生雲雷屯羣凶作自晉室遘孽胡兵肆禍封域無紀干戈是務國仁陰山遺噍難以義服伺我阽危長其陵暴向使偶欽明之運遭雄略之主已當褫魂沙漠請命稾街豈暇竊據近郊經綸王業者也乾歸智不及遠而以力詐自矜陷呂延之師姦謀潛

斷俘視罷之衆威策遐舉便欲誓汧隴之餘卒窺崤函之奥區秣瘦馬而宵征翦勍敵而朝食既而控弦鳴鏑厥志未逞沮岸崩山其功已喪履重氛於外難幸以計全貽巨舋於蕭墻終成凶禍宜哉孅磐叱咤風雲見幾而動牢籠儁傑决勝多竒故能命將掩澆河之酋臨戎襲樂都之地不盈數載遂隆僞業覽其遺業盗亦有道乎

馮跋

馮跋字文起長樂信都人也小字乞直伐其先畢萬之後也萬之子孫有食采馮鄉者因以氏焉永嘉之亂跋祖父和避地上黨父安雄武有器量慕容永時為將軍永滅跋東徙和龍家于長谷幼而懿重少言寬仁有大度飲酒一石不亂三弟皆任俠不脩行業惟跋恭慎勤於家産父母器之所居上每有雲氣若樓閣時咸異之甞夜見天門開神光赫然燭於庭内及慕容寶僭號署中衛將軍初跋弟素弗與從兄萬泥及諸少年游于水

濵有一金龍浮水而下素弗謂萬泥曰頗有見否萬泥等皆曰無所見也乃取龍而示之咸以為非常之瑞慕容熙聞而求焉素弗祕之熙怒及即偽位密欲誅跋兄弟其後跋又犯熙禁懼禍乃與其諸弟逃于山澤每夜獨行猛獸常為避路時賦役繁數人不堪命跋兄弟謀曰熙今昏虐兼忌吾兄弟既還首無路不可坐受誅滅當及時而起立公侯之業事若不成死其晚乎遂與萬泥等二十二人結謀跋與二弟乘車使婦人御潛入龍

城匿于北部司馬孫護之室遂殺熈立高雲為主雲署
跋為使持節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征北大將軍開府
儀同三司録尚書事武邑公跋讌羣寮忽有血流其左
臂跋惡之從事中郎王垂因説符命之應跋戒其勿言
雲為其幸臣離班桃仁所殺跋升洪光門以觀變帳下
督張泰李桑謂跋曰此豎勢何所至請為公斬之於是
奮劒而下桑斬班于西門泰殺仁于庭中衆推跋為主
跋曰范陽公素弗才略不恒志於靖亂掃清凶桀皆公

勲也素弗辭曰臣聞父兄之有天下傳之於子弟未聞子弟藉父兄之業而先之今鴻基未建危甚綴旒天工無曠業繫大兄願上順皇天之命下副元元之心羣臣固請乃許之於是以太元二十年乃僭稱天王于昌黎而不從舊號即國曰燕赦其境内建元曰太元分遣使者廵行郡國觀察風俗追尊祖和為元皇帝父安為宣皇帝尊母張氏為太后立妻孫氏為王后子永為太子署弟素弗為侍中車騎大將軍録尚書事弘為侍中征

東大將軍尚書右僕射汲郡公從兄萬泥為驃騎大將軍幽平二州牧務銀提為上大將軍遼東太守孫護為侍中尚書令陽平公張興為衛將軍尚書左僕射永寧公郭生為鎮東大將軍領右衛將軍陳留公從兄子乳陳為征西大將軍并青二州牧上谷公姚昭為鎮南大將軍司隷校尉上黨公馬弗勤為吏部尚書廣宗公王難為侍中撫軍將軍穎川公自餘拜授文武進位各有差尋而萬泥抗表請代跋曰猥以不德謬為羣賢所推

思與兄弟同茲休戚今方難未寧維城任重非明德懿親孰克居也且折衝禦侮為國藩屏雖有他人不如我弟兄豈得如所陳也於是加開府儀同三司義熙六年跋下書曰昔高祖為義帝舉哀天下歸其仁吾與髙雲義則君臣恩踰兄弟其以禮葬雲及其妻子立雲廟於韭町置園邑二十家四時供薦初跋之立也萬泥乳陳自以親而有大功謂當入為公輔跋以二藩任重因而弗徵並有憾焉乳陳性麤獷勇氣過人密遣告萬泥曰

乳陳有至謀願與叔父圖之萬泥遂奔白狼阻兵以叛
跋遣馮弘與將軍張興將步騎二萬討之弘遣使諭之
曰昔者兄弟乘風雲之運撫翼而起羣公以天地所鍾
人望攸繫推逼主上光踐寶位裂土疏爵當與兄弟共
之柰何欲尋干戈於蕭墻棄友于而為鬩伯過貴能改
善莫大焉宜舍兹嫌同奬王室萬泥欲降乳陳按劔怒
曰大丈夫死生有命決之于今何謂降也遂尅期出戰
興謂弘曰賊明日出戰今夜必來驚我營宜命三軍以

備不虞弘乃密嚴人課草十束畜火伏兵以待之是夜乳陳果遣壯士千餘人來斫營衆火俱起伏兵邀擊俘斬無遺乳陳等懼而出降弘皆斬之署素弗為大司馬改封遼西公馮弘為驃騎大將軍改封中山公䟦下書曰自頃多故事難相尋賦役繁苦百姓困窮宜加寛宥務從簡易前朝苛政悉皆除之守宰當垂仁惠無得侵害百姓蘭臺都官明加澄察初慕容熙之敗也工人李訓竊寶而逃貲至巨萬行貨於馬弗勤弗勤以訓為方

略令既而失志之士書之於闕下碑馮素弗言之於跋請免弗勤官仍推罪之跋曰大臣無忠清之節貨財公行於朝雖由吾不明所致弗勤宜肆諸市朝以正刑憲但大業草創彞倫未叙弗勤拔自寒微未有君子之志其特原之李訓小人汙辱朝士可東市考竟於是上下肅然請賕路絶蝚蠕勇斛律遣使求跋女偽樂浪公主獻馬三千匹跋命其羣下議之素弗等議曰前代舊事皆以宗女妻六夷宜許以妃嬪之女樂浪公主不宜下

降非類跋曰女生從夫千里豈遠朕方崇信殊俗奈何欺之乃許焉遣其游擊秦都率騎二千送其女歸于蠕蠕庫莫奚虞出庫真率三千餘落請交市獻馬千匹許之處之於營丘分遣使者巡行郡國孤老久病不能自存者賑穀帛有差孝悌力田閨門和順者皆褒顯之昌黎郝越營丘張買成周刁溫建德何纂以賢良皆擢叙之遣其太常丞劉軒徙北部人五百戶于長谷為祖父園邑以其太子永領大單于置四輔跋勵意農桑勤心

政事乃下書省徭薄賦墮農者戮之力田者褒賞命尚書紀達為之條制每遣守宰必親見東堂問為政事之要令極言無隱以觀其志於是朝野競勸焉先是河間人褚匡言於跋曰陛下至德應期龍飛東夏舊邦宗族傾首朝陽以日為歲若聽臣往迎致之不遠跋曰隔絕殊域阻迴數千將何可致也匡曰章武郡臨海船路甚通出於遼西臨渝不為難也跋許之署匡游擊將軍中書侍郎厚加資遣匡尋與跋從兄買從弟睹自長樂率

五千餘戶來奔詈買為衛尉封城陽伯睹為太常高城伯契丹庫莫奚降詈其大人為歸善王跋又下書曰今疆宇無虞百姓寧業而田畝荒穢有司不隨時督察欲令家給人足不亦難乎桑柘之益有生之本此土少桑人未見其利可令百姓人殖桑一百根柘二十根又下書曰聖人制禮送終有度重其衣衾厚其棺槨將何用乎人之亡也精魂上歸於天骨肉下歸於地朝終夕壞無寒暖之期衣以錦繡服以羅紈寧有知哉厚於送終

貴而改葬皆無益亡者有損於生是以祖考因舊立廟
皆不改營陵寢申下境內自今皆令奉之魏使耿貳至
其國跋遣其黃門郎常陋迎之於道跋為不稱臣怒而
不見及至跋又遣陋勞之貳忿而不謝跋散騎常侍申
秀言於跋曰陛下接貳以禮而敢驕蹇若斯不可容也
中給事馮懿以傾佞有幸又盛稱貳之陵傲以激跋跋
曰亦各其志也匹夫尚不可屈況一方之主乎請幽而
降之跋乃留貳不遣是時幷竭三日而復其尚書令孫

護里有犬與豕交護見而惡之召太史令閔尚筮之尚曰犬豕異類而交違性失本其於洪範為犬禍將勃亂失衆以至敗亡明公位極冢宰遐邇具瞻諸弟並封列侯貴傾王室妖見里庭不為他也願公戒滿盈之失脩尚恭儉則妖怪可消永享元吉護默然不悅昌黎尹孫伯仁護弟叱支叱支弟乙拔等俱有才力以驍勇聞跋之立也並冀開府而跋未之許由是有怨言每於朝饗之際常拔劍擊柱曰興建大業有功力焉而滯於散將

豈是漢祖河山之義乎跋怒誅之進護左光禄大夫開
府儀同三司録尚書事以慰之護自三弟誅後常怏怏
有不悦之色跋怒酖之尋而遼東太守務銀提自以功
在孫護張興之右而出爲邉郡抗表有恨言密謀外叛
跋怒殺之跋下書曰武以平亂文以經務寧國濟俗實
所憑焉自頃喪難禮崩樂壞閭閻絶諷誦之音後生無
庠序之教子衿之歎復興于今豈所以穆章風化崇闡
斯文可營建太學以長樂劉軒營丘張熾成周翟崇爲

博士郎中簡二千石已下子弟年十三已上教之跋弟丕先是因亂投於高句驪跋迎致之至龍城以為左僕射常山公蜾蠕斛律為其弟大但所逐盡室奔跋乃館之於遼東郡待之以客禮跋納其女為昭儀時三月不雨至于夏五月斛律上書請還塞北跋曰棄國萬里又無内應若以彊兵相送糧運難繼少也勢不能固且千里襲國古人為難況数千里乎斛律固請曰不煩大衆願給騎三百足矣得達勑勤國人必欣而來迎乃許之

遣單于前輔萬陵率騎三百送之陵憚遠役至黒山殺
斛律而還晉青州刺史申永遣使浮海來聘跋乃使其
中書郎李扶報之蝚蠕大但遣使獻馬三千匹羊萬口
有赤氣四塞太史令張穆言於跋曰兵氣也今大魏威
制六合而聘使斷絕自古未有鄰國接境不通和好違
義怒鄰取亡之道宜還前使修和結盟跋曰吾當思之
尋而魏軍大至遣單于右輔古泥率騎候之去城十五
里遇軍奔還又遣其將姚昭皇甫軌等距戰軌中流矢

死魏以有備引還跋境地震山崩洪光門鸛雀折又地震右寢壞跋問閔尚曰比年屢有地動之變卿可明言其故尚曰地陰也主百姓震有左右比震皆尚右臣懼百姓將西移跋曰吾亦甚慮之分遣使者廵行郡國問所疾苦孤老不能自存者賜以穀帛有差跋立十一年至是元熈元年也此後事入于宋至元嘉七年死弟弘殺跋子翼自立後為魏所伐東奔高句驪居二年高句驪殺之始跋以孝武太元二十年僭號至弘二世凡二

十有八載

馮素弗跋之長弟也慷慨有大志姿貌魁偉雄傑不羣任俠放蕩不修小節故時人未之奇惟王齊異焉曰撥亂才也惟交結時豪為務不以產業經懷弱冠自詣慕容熙尚書左丞韓業請婚業怒而距之復求尚書郎高邵女邵亦弗許南宮令成藻豪俊有高名素弗造焉藻命門者勿納素弗逕入與藻對坐旁若無人談飲連日藻始奇之曰吾遠求騏驥不知近在東鄰何識子之晚

也當世俠士莫不歸之及熙僭號為侍御郎小帳下督
跋之偽業素弗所建也及為宰輔謙虗恭慎非禮不動
雖廝養之賤皆與之抗禮車服屋宇務於儉約脩已率
下百僚憚之初為京尹及鎮營丘百姓歌之嘗謂韓業
曰君前既不顧今將自取何如業拜而陳謝素弗曰既
往之事豈復與君計之然待業彌厚好存亡繼絶申拔
舊門問侍中陽哲曰秦趙勲臣子弟今何在乎哲曰皆
在中州惟桃豹孫鮮在焉素弗召為左常侍論者歸其

有窜衡之度跋之七年死跋哭之哀慟比葬七臨之
史臣曰自邊陲縱慝九域淪胥帝里神州遂混之於荒
裔鴻名寶位咸假之於雜種嘗謂戎狄凶嚚未窺道德
欺天擅命抑乃其常而馮跋出自中州有殊醜類因鮮
卑之昏虐亦盜名於海隅然其遷徙之餘少非雄傑幸
以寛厚為衆所推初雖砥礪終罕成德舊史稱其信惑
妖祀斥黜諫臣無開馭之才異經决之士信矣速禍致
寇良謂在兹猶能撫育黎甿保守疆宇發號施令二十餘

年豈天意乎非人事也

贊曰國仁驍武乾歸勇悍矯矯熾磐臨機能斷孰謂獯虜亦懷沉算文起常才憑時叛換咸竊大寳為我多難

晉書卷一百二十五

晉書卷一百二十五考證

乞伏乾歸載記太元十四年苻登遣使署乾歸大將軍大單于。十四年綱目作十三年

隆安元年光遣其子纂伐乾歸。隆安各本誤建安今從西秦錄改正

義熙三年僭稱秦王赦其境內改元更始。綱目晉安帝義熙三年歲在丁未春正月秦以乞伏乾歸為主客尚書五年乞伏乾歸自秦逃歸秋七月西秦復稱

王與此互異

乞伏熾磐載記以其左衛匹達爲河湟太守○匹監本訛四今從下文遣其左衛匹達改正

馮跋載記凡二十有八載○上文謂跋以孝武太元二十年乙未僭號則距丙子爲三十九年豈止二十有八載哉北燕録跋僭號太平元年歲在己酉至亡之歲歲在丙子計其年數爲二十八載與歷代甲子圖合

晉書卷一百二十五考證

晉書卷一百二十六

唐　太　宗　文　皇　帝　御　撰

載記第二十六

禿髮烏孤　禿髮利鹿孤　禿髮傉檀

禿髮烏孤河西鮮卑人也其先與後魏同出八世祖匹孤率其部自塞北遷于河西其地東至麥田牽屯西至濕羅南至澆河北接大漠匹孤卒子壽闐立初壽闐之

在孕母胡掖氏因寢而產於被中鮮卑謂被為禿髮因而氏焉壽闐卒孫樹機能立壯果多謀略泰始中殺秦州刺史胡烈於萬斛堆敗涼州刺史蘇愉于金山盡有涼州之地武帝為之旰食後為馬隆所敗部下殺之以降從弟務丸立死孫推斤立死子思復鞬立部衆稍盛烏孤即思復鞬之子也及嗣位務農桑修鄰好吕光遣使署為假節冠軍大將軍河西鮮卑大都統廣武縣侯烏孤謂諸將曰吕氏遠來假授當可受不衆咸曰吾士

衆不少何故屬人烏孤將從之其將石真若留曰今本根未固理宜隨時光德刑修明境内無虞若致死於我者大小不敵後雖悔之無所及也不如受而遵養之以待其釁耳烏孤乃受之烏孤討乙弗折掘二部大破之遣其將石亦干築廉川堡以都之烏孤登廉川大山泣而不言石亦干進曰臣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大王所為不樂者將非呂光乎光年已衰老師徒屢敗今我以士馬之盛保據大川乃可以一擊百光何足懼也烏孤

曰光之衰老亦吾所知但我祖宗以德懷遠殊俗憚威盧陵契汗萬里委順及吾承業諸部背叛邇既乖違遠何以附所以泣耳其將苻渾曰大王何不振旅誓衆以討其罪烏孤從之大破諸部呂光封烏孤廣武郡公又討意云鮮卑大破之光又遣使署烏孤征南大將軍益州牧左賢王烏孤謂使者曰呂王昔以專征之威遂有此州不能以德柔遠惠安黎庶諸子貪淫三甥肆暴郡縣土崩下無生賴吾安可違天下之心受不義之爵帝

王之起豈有常哉無道則滅有德則昌吾將順天人之望爲天下主留其鼓吹羽儀謝其使而遣之隆安元年自稱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西平王赦其境内年號太初曜兵廣武攻尅金城光遣將軍竇苟來伐戰于街亭大敗之降光樂都湟河澆河三郡嶺南羌胡數萬落皆附之光將楊軌王乞基率户數千來奔烏孤更稱武威王後三歲徙于樂都署弟利鹿孤爲驃騎大將軍西平公鎭安夷傉檀爲車騎大將軍廣武公鎭西平以楊軌

為賔客金石生時連珍四夷之豪㑺隂順郭倖西川之德望楊統楊貞衛殷麴丞明郭黄郭奮史暠鹿嵩文武之秀傑梁祖韓疋張祖郭韶中州之才令金樹薛翹趙振王忠趙晁蘇霸秦雍之世門皆内居顯位外宰郡縣官方授才咸得其所烏孤從容謂其羣下曰隴右區區數郡地耳因其兵亂分裂遂至十餘乾歸擅命河南叚業阻兵張掖虐氏假息偷據姑臧吾藉父兄遺烈思廓清西夏兼弱攻昧三者何先楊統進曰乾歸本我所部

終必歸服段業儒生才非經世權臣擅命制不由已千里伐人糧運懸絶且與我隣好許以分災共患乘其危弊非義舉也呂光衰老嗣紹沖闇二子纂弘雖頗有文武而内相猜忌若天威臨之必應鋒瓦解宜遣車騎鎮浩亹鎮北據廉川乘虚迭出多方以誤之救右則擊其左救左則擊其右使纂疲於奔命人不得安其農業兼弱攻昧於是乎在不出二年可以坐定姑臧姑臧既拔二寇不待兵戈自然服矣烏孤然之遂陰有吞并之志

叚業為吕纂所侵遣利鹿孤救之纂懼燒氏池張掖穀麥而還以利鹿孤為凉州牧鎮西平遣傉檀入録府國事是歲烏孤因酒墜馬傷脅笑曰幾使吕光父子大喜俄而患甚顧謂羣下曰方難未静宜立長君言終而死在王位三年偽謚武王廟號烈祖弟利鹿孤立

利鹿孤以隆安三年即偽位赦其境内殊死已下又徙居于西平使記室監麴梁明聘于叚業業曰貴主先王創業啓運功高先世宜為國之太祖有子何為不立梁

明曰有子羌奴先王之命也業曰昔成王弱齡周召作宰漢昭八歲金霍夾輔雖嗣子沖幼而二叔休明左提右挈不亦可乎明曰宋宣能以國讓春秋美之孫伯符委事仲謀終開有吳之業且兄終弟及殷湯之制也亦聖人之格言萬代之通式何必胥已為是紹兄為非業曰美哉使乎之義也利鹿孤聞呂光死遣其將金樹蘇翹率騎五千屯于昌松漠口既逾年赦其境內改元曰建和二千石長吏清高有惠化者皆封亭侯關內侯呂

纂來伐使傉檀距之纂士卒精銳進度三堆三軍擾懼傉檀下馬據胡床而坐士衆心乃始安與纂戰敗之斬二千餘級纂西擊叚業傉檀率騎一萬乘虚襲姑臧纂弟緯守南北城以自固傉檀置酒于朱明門上鳴鐘鼓以饗將士耀兵于青陽門虜八千餘户而歸乞伏乾歸為姚興所敗率騎數百來奔處之晋興待以上賓之禮乾歸遣子謙等質于西平鎮北將軍俱延言於利鹿孤曰乾歸本我之屬國妄自尊立理窮歸命非有欵誠若

奔東秦必引師西侵非我利也宜徙於乙弗之間防其越逸之路利鹿孤曰吾方弘信義以收天下之心乾歸投誠而徙之四海將謂我不可以誠信託也俄而乾歸果奔于姚興利鹿孤謂延曰不用卿言乾歸果叛卿為吾行也延追乾歸至河不及而還利鹿孤立二年龍見于長寧麒麟游于綏羌於是羣臣勸進以隆安五年僭稱河西王其將鍮勿崙進曰昔我先君肇自幽朔被髮左衽無冠冕之儀遷徙不常無城邑之制用能中分天

下威振殊境今建大號誠順天心然寧居樂土非貽厥之規倉府粟帛生敵人之志且首兵始號事必無成陳勝項籍前鑒不遠宜置晋人於諸城勸課農桑以供軍國之用我則習戰法以誅未賓若東西有變長算以縻之如其敵強於我徙而以避其鋒不亦善乎利鹿孤然其言於是率師伐吕隆大敗之獲其右僕射楊桓傉檀謂之曰安寢危邦不思擇木老為囚人豈曰智也桓曰受吕氏厚恩位忝端貳雖洪水滔天猶欲濟彼俱溺實

恥為叛臣以見明主俘檀曰卿忠臣也以為左司馬利鹿孤謂其羣下曰吾無經濟之才忝承業統自負乘在位三載于兹雖夙夜惟寅思弘道化而刑政未能允中風俗尚多凋弊戎車屢駕無闢境之功務進賢彥而下猶蓄滯豈所任非才將吾不明所致也二三君子其極言無諱吾將覽焉祠部郎中史暠對曰古之王者行師以全軍為上破國次之拯溺救焚東征西怨今不以綏寧為先惟以徙戶為務安土重遷故有離叛所以斬將

虬城士不加廣今取士拔才必先弓馬文章學藝為無用之條非所以來遠人垂不朽也孔子曰不學禮無以立宜建學校開庠序選耆德碩儒以訓胄子利鹿孤善之於是以田𤣥冲趙誕為博士祭酒以教胄子時利鹿孤雖僭位尚臣姚興楊桓兄經佐命姚萇早死興聞桓有德望徵之利鹿孤餞桓于城東謂之曰本期與卿共成大業事乖本圖分岐之感實情深古人但鯤非溟海無以運其軀鳯非脩梧無以晞其翼卿有佐時之器夜

光之寶當振纓雲閣耀價連城區區河右未足以逞卿才力善勗日新以成大美桓泣曰臣往事呂氏情節不建陛下宥臣於俘虜之中顯同賢舊每希攀龍附鳳立尺寸之功龍門既開而臣違離公衡之戀豈曰忘之利鹿孤為之流涕遣傉檀又攻呂隆昌松太守孟禕于顯美尅之傉檀執禕而數之曰見幾而作賞之所先守迷不變刑之所及吾方耀威玉門埽平秦隴卿固守窮城稽淹王憲國有常刑於分甘乎禕曰明公開翦河右聲

播宇内文德以綏遠人威武以懲不恪况禕蔑爾敢距

天命釁鼓之刑禕之分也但忠於彼者亦忠於此荷吕

氏厚恩受藩屏之任明公至而歸命恐獲罪於執事惟

公圖之傉檀大悦釋其縛待以客禮徙顯美麗靬二千

餘户而歸嘉禕忠烈拜左司馬禕請曰吕氏將亡聖朝

之并河右昭然已定但為人守而不全復忝顯任竊所

未安明公之恩聽禕就戮於姑臧死且不朽傉檀義而

許之吕隆為沮渠蒙遜所伐遣使乞師利鹿孤引羣下

議之尚書左丞婆衍崙曰今姑臧饑荒殘弊穀石萬錢野無青草資食無取蒙遜千里行師糧運不屬使二寇相殘以乘其釁若蒙遜拔姑臧亦不能守適可為吾取之不宜救也傉檀曰崙知其一未知其二姑臧今雖虛弊地居形勝河西一都之會不可使蒙遜據之宜在速救利鹿孤曰車騎之言吾之心也遂遣傉檀率騎一萬救之至昌松而蒙遜已退傉檀徙涼澤段冢五百餘家而歸利鹿孤寢疾令曰內外多虞國機務廣其令車騎

嗣業以成先王之志在位三年而死葬于西平之東南

偽謚曰康王弟傉檀嗣

傉檀少機警有才略其父奇之謂諸子曰傉檀明識幹藝非汝等輩也是以諸兄不以授子欲傳之於傉檀及利鹿孤即位垂拱而已軍國大事皆以委之以元興元年僭號涼王遷于樂都改元曰弘昌初乞伏乾歸之在晋興也以世子熾磐為質後熾磐逃歸為追騎所執利鹿孤命殺之傉檀曰臣子逃歸君父振古通義故魏武

善闢羽之奔秦昭怨頃襄之逝熾磐雖逃叛孝心可嘉宜垂全宥以弘海岳之量乃赦之至是熾磐又奔允街傉檀歸其妻子姚興遣使拜傉檀車騎將軍廣武公傉檀大城樂都姚興遣將齊難率衆迎呂隆于姑臧傉檀攝昌松魏安二戍以避之興涼州刺史王尚遣主簿宗敞來聘敞父燮呂光時自湟河太守入為尚書郎見傉檀于廣武執其手曰君神爽宏拔逸氣凌雲命世之傑也必當剋清世難恨吾年老不及見耳以敞兄弟託君

至是傉檀謂敞曰孤以常才謬為尊先君所見稱每自恐有累大人水鏡之明及忝家業竊有懷君子詩云中心藏之何日忘之不圖今日得見卿也敞曰大王仁侔魏祖存念先人雖朱暉眄張堪之孤叔向撫汝齊之子無以加也酒酣語及平生傉檀曰卿魯子敬之儔恨不與卿共成大業耳傉檀以姚興之盛又密圖姑臧乃去其年號罷尚書丞郎官遣叅軍關尚聘于興興謂尚曰車騎投誠獻欵為國藩屏擅興兵衆輒造大城為臣之

道固若是乎尚曰王侯設險以自固先王之制也所以安人衛衆預備不虞車騎僻在遐藩密邇勍寇南則逆羌未賓西則蒙遜跋扈盖為國家重門之防不圖陛下忽以為嫌興笑曰卿言是也傉檀遣其將文支討南羌西虜大破之上表姚興求凉州不許加傉檀散騎常侍增邑二千戶傉檀於是率師伐沮渠蒙遜次于氐池蒙遜嬰城固守芟其禾苗至於赤泉而還獻興馬三千匹羊三萬頭興乃署傉檀為使持節都督河右諸軍事車

騎大將軍領護匈奴中郎將涼州刺史常侍公如故鎮
姑臧傉檀率步騎三萬次于五㵎興涼州刺史王尚遣
辛晁孟禕彭敏出迎尚出自清陽門鎮南文支入自涼
風門宗敞以别駕送尚還長安傉檀曰吾得涼州三千
餘家情之所寄唯卿一人柰何捨我去乎敞曰今送舊
君所以忠於殿下傉檀曰吾今新牧貴州懷遠安邇之
略為之若何敞曰涼土雖弊形勝之地道由人弘實在
殿下段懿孟禕武威之宿望辛晁彭敏秦隴之冠冕裴

敏馬輔中州之令族張袒涼國之舊胄張穆邉憲文齊楊班梁崧趙昌武同飛羽以大王之神略撫之以威信農戰並脩文教兼設可以從横於天下河右豈足定乎僢檀大悅賜敞馬二十匹於是大饗文武於謙光殿班賜金馬各有差遣西曹從事史暠聘于姚興興謂暠曰車騎坐定涼州衣錦本國其德我乎暠曰車騎積德河西少播英問王威未接投誠萬里陛下官方任才量功授職彛倫之常何德之有興曰朕不以州授車騎者車

騎何從得之曷曰使河西雲擾吕氏顛狽者實由車騎傾其根本陛下雖鴻羅遐被涼州猶在天網之外故征西以周名之重力屈姑臧齊難以王旅之盛勢挫張掖王尚孤城獨守外逼羣狄陛下不連兵十年殫竭中國涼州未易取也今以虛名假人内收大利乃知妙算自天聖與道合雖云遷授蓋亦時宜興悅其言拜騎都尉傉檀讌羣僚于宣德堂仰視而歎曰古人言作者不居居者不作信矣孟禕進曰張文王築城苑繕宮廟為貽

厥之資萬世之業秦師濟河湋然瓦解梁熈據全州之地擁十萬之衆軍敗於酒泉身死於彭濟呂氏以排山之勢王有西夏率土崩離銜璧秦雍寛饒有言富貴無常忽輒易人此堂之建年垂百載十有二主唯信順可以乆安仁義可以永固願大王勉之傉檀曰非君無以聞讜言也傉檀雖受制於姚興然車服禮章一如王者以宗敞為太府主簿録記室事傉檀偽游澆河襲徙西平湟河諸羌三萬餘戶于武興番禾武威昌松四郡徵

集戎夏之兵五萬餘人大閱于方亭遂伐沮渠蒙遜入西陜蒙遜率衆來距戰于均石為蒙遜所敗傉檀率騎二萬運穀四萬石以給西郡蒙遜攻西郡陥之其後傉檀又與赫連勃勃戰于陽武為勃勃所敗將佐死者十餘人傉檀與數騎奔南山幾為追騎所得傉檀懼東西寇至徙三百里内百姓入于姑臧國中駭怨屠各成七兒因百姓之擾也率其屬三百人叛傉檀於北城推梁貴為盟主貴閉門不應一夜衆至數千殿中都尉張猛

大言於衆曰主上陽武之敗盖恃衆故也責躬悔過明君之義諸君何故從此小人作不義之事殿内武旅正爾相尋目前之危悔將無及衆聞之咸散七兒奔晏然殿中騎將白路等追斬之軍諮祭酒梁裒輔國司馬邉憲等七人謀反僞檀悉誅之姚興以僞檀外有陽武之敗内有邉梁之亂遣其尚書郎韋宗來觀釁僞檀與宗論六國從横之規三家戰爭之略遠言天命廢興近陳人事成敗機變無窮辭致清辨宗出而歎曰命世大才

經綸名教者不必華宗夏士撥煩理亂澄氛濟世者亦未必八索九丘五經之外冠冕之表復自有人車騎神機秀發信一代之偉人由余日磾豈足為多也宗還長安言於興曰涼州雖殘弊之後風化未頽傉檀權詐多方憑山河之固未可圖也興曰勃勃以烏合之衆尚能破之吾以天下之兵何足尅也宗曰形移勢變終始殊途陵人者易敗自守者難攻陽武之役傉檀以輕勃勃致敗今以大軍臨之必自固求全臣竊料羣臣無傉檀

匹也雖以天威臨之未見其利與不從乃遣其將姚弼及歛成等率步騎三萬來伐又使其將姚顯為弼等後繼遺傉檀書云遣尚書左僕射齊難討勃勃懼其西逸故令弼等於河西邀之傉檀以為然遂不設備弼衆至漠口昌松太守蘇霸嬰城固守弼喻霸令降霸曰汝違負盟誓伐委順之藩天地有靈將不祐汝吾寧為涼鬼何降之有城陷斬霸弼至姑臧屯于西苑州人王鍾宋鍾王娥等密為內應候人執其使送之傉檀欲誅其元

首前軍伊力延侯曰今强敵在外内有姦豎兵交勢蹙禍難不輕宜悉坑之以安内外傉檀從之殺五千餘人以婦女為軍賞命諸郡縣悉驅牛羊於野歛成縱兵虜掠傉檀遣其鎮北俱延鎮軍敬歸等十將率騎分擊大敗之斬首七千餘級姚弼固壘不出傉檀攻之未尅乃斷水上流欲以持乆斃之會雨甚堰壞弼軍乃振姚顯聞弼敗兼道赴之軍勢甚盛遣射將孟欽等五人挑戰于涼風門弦未及發材官將軍宋益等馳擊斬之顯乃

妻罪歛成遣使謝傉檀引師而歸傉檀於是僣即涼王位赦其境内改年為嘉平置百官立夫人折掘氏為王后世子武臺為太子録尚書事左長史趙晁右長史郭倖為尚書左右僕射鎮北俱延為太尉鎮軍敬歸為司隸校尉自餘封署各有差遣其左將軍枯木駙馬都尉胡康伐沮渠蒙遜掠臨松人千餘户而還蒙遜大怒率騎五千至于顯美方亭破車蓋鮮卑而還俱延又伐蒙遜大敗而歸傉檀將親率衆伐蒙遜趙晁及太史令景

保諫曰今太白未出歲星在西宜以自守難以伐人比年天文錯亂風霧不時惟修德責躬可以寧吉傉檀曰蒙遜往年無狀入我封畿掠我邊疆殘我禾稼吾蓄力待時將報東門之恥今大軍已集卿欲沮衆邪保曰陛下不以臣不肖使臣主察乾象若見事不言非為臣之體天文顯然動必無利傉檀曰吾以輕騎五萬伐之蒙遜若以騎兵距我則衆寡不敵兼步而來則舒疾不同救右則擊其左赴前則攻其後終不與之交兵接戰卿

何懼乎保曰天文不虛必將有變傉檀怒鏁保而行曰有功當殺汝以徇無功封汝百戸侯既而蒙遜率衆來距戰于窮泉傉檀大敗單馬奔還景保為蒙遜所擒讓之曰卿明於天文為彼國所任違天犯順智安在乎保曰臣匪為無智但言而不從蒙遜曰昔漢高祖困于平城以婁敬為功袁紹敗于官渡而田豐為戮卿策同二子貴主未可量也卿必有婁敬之賞者吾今放卿但恐有田豐之禍耳保曰寡君雖才非漢祖猶不同本初正

可不得封侯豈慮禍也蒙遜乃免之至姑臧傉檀謝之曰卿孤之著軀也而不能從之孤之深罪封保安亭侯蒙遜進圍姑臧百姓懲東苑之戮悉皆驚散疊掘麥田車蓋諸部盡降於蒙遜傉檀遣使請和蒙遜許之乃遣司隸校尉敬歸及子他為質歸至胡坑逃還他為追兵所執蒙遜徙其衆八千餘戶而歸右衛折掘奇鎮據石驢山以叛傉檀懼為蒙遜所滅又慮奇鎮剋嶺南乃遷于樂都留大司農成公緒守姑臧傉檀始出城焦諶王

傒等閉門作難收合三千餘家保據南城諶推焦朗為大都督龍驤大將軍諶為涼州刺史降于蒙遜鎮軍敬歸討奇鎮於石驢山戰敗死之蒙遜因剋姑臧之威來伐傉檀遣其安北段苟左將軍雲連乘虛出番禾以襲其後徙三千餘家於西平蒙遜圍樂都三旬不剋遣使謂傉檀曰若以寵子為質我當還師傉檀曰去否任卿兵勢卿違盟無信何質以供蒙遜怒築室返耕為持久之計羣臣固請乃以子安周為質蒙遜引歸吐谷渾樹

洛于率衆來伐傉檀遣其太子武臺距之為洛于所敗傉檀又將伐蒙遜邯川護軍孟愷諫曰蒙遜初并姑臧凶勢甚盛宜固守伺隙不可妄動不從五道俱進至番禾苕藋掠五千餘戸其將屈右進曰陛下轉戰千里前無完陣徙戸資財盈溢衢路宜倍道旋師早度峻險蒙遜善於用兵士衆習戰若輕軍卒至出吾慮表大敵外逼徙戸內攻危之道也衛尉伊力延曰我軍勢方盛將士勇氣自倍彼徒我騎勢不相及若倍道旋師必捐棄

資財示人以弱非計也屈右出而告其諸弟曰吾言不用天命也此吾兄弟死地俄而昏霧風雨𫎇遜軍大至傉檀敗績而還𫎇遜進圍樂都傉檀嬰城固守以子染干為質𫎇遜乃歸久之遣安西紇勃耀兵西境𫎇遜侵西平徙戶掠牛馬而還邯川護軍孟愷表鎮南湟河太守文支荒酒慢諫不邺政事傉檀謂伊力延曰今州土傾覆所杖者文支而已將若之何延曰宜名而訓之使改往脩來傉檀乃名文支既到讓之曰二兄英姿早世

吾以不才嗣統不能負荷大業顛狽如是胡顔視世雖存若隕庶凴予鮮存衛藉文種復吳卿之謂也聞卿唯酒是耽荒廢署事吾年已老卿復若斯祖宗之業將誰寄也文支頓首陳謝邛川人衛章等謀殺孟愷南啓乞伏熾磐郭越止之曰孟君寛以惠下何罪而殺之吾寧違衆而死不負君以生乃密告之愷誘章等飲酒殺四十餘人愷懼熾磐軍之至馳告文支文支遣將軍匹珍赴之熾磐軍到城聞珍將至引歸衆遜又攻樂都二旬

不尅而還鎮南文支以湟河降蒙遜徙五千餘戶于姑臧蒙遜又來伐傉檀以太尉俱延為質蒙遜乃引還傉檀議欲西征乙弗孟愷諫曰連年不收上下飢弊南逼熾磐北迫蒙遜百姓騷動下不安業今遠征雖尅後患必深不如結盟熾磐通糴濟難慰喻雜部以廣軍資畜力繕兵相時而動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惟陛下圖之傉檀曰孤將略地卿無沮衆謂其太子武臺曰今不種多年內外俱窘事宜西行以拯此弊蒙遜近去不能

卒来旦夕所慮唯在熾磐彼名微衆寡易以討禦吾不過一月自足周旋汝謹守樂都無使失墜傉檀乃率騎七千襲乙弗大破之獲牛馬羊四十餘萬熾磐乘虛来襲撫軍從事中郎尉肅言於武臺曰今外城廣大難以固守宜聚國人於内城肅等率諸晋人距戰於外如或不捷猶有萬全武臺曰小賊蕞爾旦夕當走卿何慮之過也武臺懼晋人有二心也乃名豪望有勇謀者閉之於内孟愷泣曰熾磐不道人神同憤愷等進則荷恩重

遷退顧妻子之累豈有二乎今事已急矣人思自效有何猜邪武臺曰吾豈不知子忠實懼餘人脫生慮喪以君等安之耳一旬而城潰安西樊尼自西平奔告傉檀傉檀謂衆曰今樂都為熾磐所陷男夫盡殺女婦賞軍雖欲歸還無所赴也卿等能與吾籍乙弗之資取契汗以贖妻子是所望也不爾即歸熾磐便為奴僕矣豈忍見妻子在他人抱中遂引師而西衆多逃返遣鎮北段苟追之苟亦不還於是將士皆散惟中軍紇勃後軍洛

肱安西樊尼散騎侍郎隂利鹿在焉傉檀曰蒙遜熾磐昔皆委質於吾今而歸之不亦鄙哉四海之廣匹夫無所容其身何其痛也蒙遜與吾名齊年比熾磐姻好少年俱其所忌勢皆不濟與其聚而同死不如分而或全樊尼長兄之子宗部所寄吾衆在北者戸垂二萬蒙遜方招懐遐邇存亡繼絶汝其西也紇勃洛肱亦與尼俱吾年老矣所適不容寧見妻子而死遂歸熾磐惟隂利鹿隨之傉檀謂利鹿曰去危就安人之常也吾親屬皆

散卿何獨留利鹿曰臣老母在家方寸實亂但忠孝之義勢不俱全雖不能西哭沮渠申包胥之誠東感秦援展毛遂之操負羈靮而侍陛下者臣之分也惟願開弘遠猷審進止之算傉檀歎曰知人固未易人亦未易知大臣親戚皆棄我去終始不虧者惟卿一人歲寒不凋見之於卿傉檀至西平熾磐遣使郊迎待以上賓之禮初樂都之潰也諸城皆降于熾磐傉檀將尉賢政固守浩亹不下熾磐呼之曰樂都已潰卿妻子皆在吾門孤

城獨守何所為也賢政曰受凉王厚恩為國家藩屏雖知樂都已陷妻子為擒先歸獲賞後順受誅然不知主上存亡未敢歸命妻子小事豈足動懷昔羅憲待命晉文亮之文聘後來魏武不責邀一時之榮忘委付之重竊用恥焉大王亦安用之哉熾磐乃遣武臺手書喻政政曰汝為國儲不能盡節面縛於人棄父負君虧萬世之業賢政義士豈如汝乎既而聞傉檀至左南乃降熾磐以傉檀為驃騎大將軍封左南公歲餘為熾磐所鴆

左右勸傉檀觧㡰傉檀曰吾病豈宜療邪遂死時年五十一在位十三年偽謚景王武臺後亦為熾磐所殺傉檀少子保周臘于破羌俱延子覆龍鹿孤孫副周烏孤孫承鉢皆奔沮渠蒙遜久之歸魏魏以保周為張掖王覆龍酒泉公破羌西平公副周永平公承鉢昌松公烏孤以安帝隆安元年僭立至傉檀三世凡十九年以安帝義熙十年滅

史臣曰禿髮累葉酋豪擅強邊服控弦玉塞躍馬金山

候滿月而窺兵乘折膠而縱鏑禮容弗被聲教斯阻烏孫納苻渾之策治兵以討不賓鹿孤從史暠之言建學而延胄子遂能開疆河右抗衡彊國道由人弘抑此之謂傉檀承累捷之鋭藉二昆之資摧吕氏筭無遺策取姑臧兵不血及武略雄圖比蹤前烈既而叨竊重位盈滿易期窮兵以逞其心縱慝自貽其弊地奪於蒙遜勢屻於赫連覆國喪身猶為幸也昔宋殤好戰致災於華督楚靈黷武取殺於乾谿異代同亡其於傉檀見之矣

贊曰禿髮弟兄擅雄羣虜開疆河外清氛西土傉檀傑出騰駕時英窮兵黷武喪國頹聲

晉書卷一百二十六

晋書卷一百二十六考證

禿髪傉檀載記烏孤以安帝隆安元年僭立至傉檀三世凡十九年以安帝義熙十年滅○歷代甲子圖隆安元年歲在丁酉距十九年當為義熙十一年乙卯不應稱義熙十年也綱目南凉亡於義熙十年是所云十九年應為十八年

晉書卷一百二十六考證

晉書卷一百二十七

唐　太　宗　文　皇　帝　御　撰

載記第二十七

慕容德

慕容德字玄明皝之少子也母公孫氏夢日入臍中晝寢而生德年未弱冠身長八尺二寸姿貌雄偉額有日角偃月重文博觀羣書性清慎多才藝慕容儁之僭立

也封為梁公歷幽州刺史左衛將軍及暐嗣位改封范陽王稍遷魏尹加散騎常侍俄而苻堅將苻雙據陝以叛堅將苻柳起兵枹罕將應之德勸暐乘釁討堅辭旨慷慨識者言其有遠略暐竟不能用德兄垂甚壯之因共論軍國大謀言必切至垂謂之曰汝器識長進非復吳下阿蒙也枋頭之役德以征南將軍與垂擊敗晉師及垂奔苻堅德坐免職後遇暐敗徙于長安苻堅以為張掖太守數歲免歸及堅以兵臨江拜德為奮威將軍

堅之敗也堅與張夫人相失慕容暐將護致之德正色謂暐曰昔楚莊滅陳納巫臣之諫而棄夏姬此不祥之人惑亂人主戎事不邇女器秦之敗師當由於此宜掩目而過奈何將衛之也暐不從德馳馬而去之還次滎陽言於暐曰昔句踐棲於會稽終獲吳國聖人相時而動百舉百全天將悔禍故使秦師喪敗宜乘其弊以復社稷暐不納乃從垂如鄴及垂稱燕王以德為車騎大將軍復封范陽王居中鎮衛叅斷政事久之遷司徒于

時慕容永據長子有衆十萬垂議討之羣臣咸以為疑德進曰昔三祖積德遺訓在耳故陛下龍飛不謀而會雖由聖武亦緣舊愛燕趙之士樂為燕臣也今永既建偽號扇動華戎致令羣豎從横逐鹿不息宜先除之以一衆聽昔光武馳蘇茂之難不顧百官之疲夫豈不仁機急故也兵法有不得已而用之陛下容得已乎垂笑謂其黨曰司徒議與吾同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吾計決矣遂從之垂臨終勑其子寶以鄴城委德寶既嗣位以

德為使持節都督冀兗青徐荆豫六州諸軍事特進車騎大將軍冀州牧領南蠻校尉鎮鄴罷留臺以都督專總南夏魏將拓拔章攻鄴德遣南安王慕容青等夜擊敗之魏師退次新城青等請擊之别駕韓諄進曰古人先決勝廟堂然後攻戰今魏不可擊者四燕不宜動者三魏懸軍遠入利在野戰一不可擊也深入近畿頓兵死地二不可擊也前鋒既敗後陣方固三不可擊也彼衆我寡四不可擊也官軍自戰其地一不宜動動而不

勝衆心難固二不宜動城隍未修敵來無備三不宜動此皆兵家所忌不如深溝高壘以逸待勞彼千里餽糧野無所掠久則三軍靡資攻則衆旅多斃師老釁生詳而圖之可以捷矣德曰韓别駕之言良平之策也於是名青還師魏又遣遼西公賀賴盧率騎與章圍鄴德遣其叅軍劉藻請救於姚興且叅母兄之問而興師不至衆大懼德於是親饗戰士厚加撫接人感其恩皆樂為致死會章盧内相乖爭各引軍潛遁章司馬丁建率衆

來降言章師老可以敗之德遣將追破章軍人心始固時魏師入中山慕容寶出奔于薊慕容詳又僭號會劉藻自姚興而至與太史令高魯遣其甥王景暉隨藻送玉璽一紐并圖讖祕文曰有德者昌無德者亡德受天命柔而復剛又有謠曰大風蓬勃揚塵埃八井三刀卒起來四海鼎沸中山頹惟有德人據三臺於是德之羣臣議以慕容詳僭號中山魏師盛于冀州未審寶之存亡因勸德即尊號德不從會慕容達自龍城奔鄴稱寶

猶存羣議乃止尋而寶以德為丞相領冀州牧承制南
夏德兄子麟自義臺奔鄴因説德曰中山既沒魏必乘
勝攻鄴雖糧儲素積而城大難固且人情沮動不可以
戰及魏軍未至擁衆南渡就魯陽王和據滑臺而聚兵
積穀伺隙而動計之上也魏雖拔中山勢不久留不過
驅掠而返人不樂徙理自生變然後振威以援之魏則
内外受敵使戀舊之士有所依憑廣開恩信招集遺黎
可一舉而取之先是慕容和亦勸德南徙於是許之隆

安二年乃率戶四萬車二萬七千乘自鄴將徙于滑臺遇風船沒魏軍垂至衆懼議欲退保黎陽其夕流澌凍合是夜濟師旦魏師至而氷泮若有神焉遂改黎陽津為天橋津及至滑臺景星見于尾箕漳水得白玉狀若璽於是德依燕元故事稱元年大赦境內殊死已下置百官以慕容麟為司空領尚書令慕容法為中軍將軍慕輿拔為尚書左僕射丁通為尚書右僕射自餘封授各有差初河間有麟見慕容麟以為已瑞及此潛謀為

亂事覺賜死其夏魏將賀賴盧率衆附之至是慕容寶自龍城南奔至黎陽遣其中黄門令趙思召慕容鍾來迎鍾本首議勸德稱尊號聞而惡之執思付獄馳使白狀德謂其下曰卿等前以社稷大計勸吾攝政吾亦以嗣帝奔亡人神曠主故權順羣議以繫衆望今天方悔禍嗣帝得還吾將具駕奉迎謝罪行闕然後角巾私第卿等以為何如其黄門侍郎張華進曰夫爭奪之世非雄才不振從横之時豈懦夫能濟陛下若蹈匹婦之仁

捨天授之業威權一去則身首不保何退讓之有乎德曰吾以古人逆取順守其道未足所以中路徘徊悵然未決耳慕輿䕶請馳問竇虚實德流涕而遣之乃率壯士数百隨思而北因謀殺竇初竇遣思之後知德攝位懼而北奔䕶至無所見執思而還德以思閑習典故将任之思曰昔關羽見重曹公猶不忘先主之恩思雖刑餘賤隷荷國寵靈犬馬有心而况人乎乞還就上以明微節德固留之思怒曰周室衰微晋鄭夾輔漢有七國

之難實賴梁王殿下親則叔父位則上台不能率先羣后以匡王室而幸根本之傾為趙倫之事思雖無申胥哭秦之效猶慕君賓不生莽世德怒斬之晉南陽太守閭丘羨寧朔將軍鄧啟方率衆二萬來伐師次管城德遣其中軍慕容法撫軍慕容和等拒之王師敗績德怒法不窮追晉師斬其撫軍司馬斬瓌初苻登既為姚興所滅登弟廣率部落降於德拜冠軍將軍處之乞活堡會熒惑守東井或言秦當復興者廣乃自稱秦王敗德

將慕容鍾時德始都滑臺介于晉魏之間地無十城衆不過數萬及鍾喪師反側之徒多歸於廣德乃留慕容和守滑臺親率衆討廣斬之初竇之至黎陽也和長史李辯勸和納之和不從辯懼謀泄乃引晉軍至管城冀德親率師於後作亂會德不出愈不自安及德此行也辯又勸和反和不從辯怒殺和以滑臺降于魏時將士家悉在城内德將攻之韓範言於德曰魏師已入城據國成資客主之勢翻然復異人情既危不可以戰宜先

據一方為關中之基然後畜力而圖之計之上也德乃止德右衛將軍慕容雲斬李辯率將士家累二萬餘人而出三軍慶悅德謀於衆曰苻廣雖平而撫軍失據進有彊敵退無所託計將安出張華進曰彭城阻帶山川楚之舊都地險人殷可攻而據之以為基本慕容鍾慕輿護封逞韓諄等固勸攻滑臺潘聰曰滑臺四通八達非帝王之居且北通大魏西接彊秦此二國者未可以高枕而待之彭城土曠人稀地平無嶮晉之舊鎮必距

王師又將遡江淮水路通浚秋夏霖潦千里為湖且水戰國之所短吳之所長今雖剋之非久安之計也青齊沃壤號曰東秦土方二千戶餘十萬四塞之固負海之饒可謂用武之國三齊英傑蓄志以待孰不思得明主以立尺寸之功廣固者曹嶷之所營山川阻峻足為帝王之都宜遣辯士馳說于前大兵繼進于後辟閭渾昔負國恩必翻然向化如其守迷不順大軍臨之自然瓦解既據之後閉關養銳伺隙而動此亦二漢之有關中

河内也德猶豫未決沙門朗公素知占候德因訪其所適朗曰敬覽三策潘尚書之議可謂興邦之術矣今歲初長星起于奎婁遂埽虚危而虚危齊之分野除舊布新之象宜先定舊魯廵撫琅邪待秋風戒節然後北轉臨齊天之道也德大悦引師而南兖州北鄙諸縣悉降置守宰以撫之存問高年軍無私掠百姓安之牛酒屬路德遣使喻齊郡太守辟閭渾渾不從遣慕容鍾率步騎二萬擊之德進據琅邪徐兖之士附者十餘萬自琅

邪而北迎者四萬餘人德進冦莒城守將任安委城而遁以潘聰鎮莒城鍾傳檄青州諸郡曰隆替有時義列昔經因難啟聖事彰中籙是以宣王龍飛於危周光武鳳起於絶漢斯蓋歷數大期帝王之興𠩄也自我永康多難長鯨逸網華夏四分黎元五裂逆賊辟閭渾父蔚昔同叚龕沮亂淄川太宰東征勦絶凶命渾於覆巢之下蒙全卵之施曾微犬馬識養之心復襲凶父樂禍之志盜據東秦遠附吳越割剝黎元委輸南海皇上應期

大命再集矜彼營丘暫阻王畧故以七州之衆二十餘萬廵省岱宗問罪齊魯昔韓信以裨將伐齊有征無戰耿弇以偏軍討步剋不移朔況以萬乘之師埽一隅之寇傾山碎卵方之非易孤以不才忝荷先驅都督元戎一十二萬皆烏丸突騎三河猛士奮劍與夕火爭先揮戈與秋月競色以此攻城何城不克以此衆戰何敵不平昔竇融以河西歸漢榮被於後裔彭寵盜逆漁陽身死於奴隷近則曹嶷跋扈見擒於後趙段龕干紀取滅

於前朝此非古今之吉凶已然之成敗乎渾若先迷後悟榮寵有加如其敢抗王師敗滅必無遺燼稷下之雄岱北之士有能斬送渾者賞同佐命脫履機不發必玉石俱摧渾聞德軍將至徙八千餘家入廣固諸郡皆承檄降於德渾懼將妻子奔于魏德遣射聲校尉劉剛追斬於莒城渾參軍張瑛常與渾作檄辭多不遜及此德擒而讓之瑛神色自若徐對曰渾之有臣猶韓信之有蒯通通遇漢祖而蒙恕臣遭陛下而嬰戮比之古人竊

為不幸防風之誅臣實甘之但恐堯舜之化未弘於四海耳德初善其言後竟殺之德遂入廣固四年僭即皇帝位于南郊大赦改元為建平設行廟於宮南遣使奉策告成焉進慕容鍾為司徒慕輿拔為司空封孚為左僕射慕輿護為右僕射遣其度支尚書封愷中書侍郎封逞觀省風俗所在大饗將士以其妻叚氏為皇后建立學宮簡公卿以下子弟及二品士門二百人為太學生後因讌其羣臣酒酣笑而言曰朕雖寡薄恭巳南面

而朝諸侯在上不驕夕惕於位可方自古何等主也其青州刺史鞠仲曰陛下中興之聖后少康光武之儔也德顧命左右賜仲帛千匹仲以賜多為讓德曰卿知調朕朕不知調卿乎卿飾對非實故亦以虛言相賞賞不謬加何足謝也韓範進曰臣聞天子無戲言忠臣無妄對今日之論上下相欺可謂君臣俱失德大悅賜範絹五十匹自是昌言競進朝多直士矣德母兄先在長安遣平原人杜弘如長安問存否弘曰臣至長安若不奉

太后動止便即西如張掖以死為效臣父雄年踰六十未沾榮貴乞本縣之祿以申烏鳥之情張華進曰杜弘未行而求祿要利情深不可使也德曰吾方散所輕之財招所重之死況為親尊而可吝乎且弘為君迎親為親求祿雖外如要利內實忠孝乃以雄為平原令弘至張掖為盜所殺德聞而悲之厚撫其妻子明年德如齊城登營丘望晏嬰冢顧謂左右曰禮大夫不逼城葬平仲古之賢人達禮者也而生居近市死葬近城豈有意

乎青州秀才晏謨對曰孔子稱臣先人平仲賢則賢矣豈不知高其梁豐其禮蓋政在家門故儉以矯世存居湫隘卒豈擇地而葬乎所以不遠門者猶冀悟平生意也遂以謨從至漢城陽景王廟讌庶老于申池北登社首山東望鼎足因目牛山而歎曰古無不死愴然有終焉之志遂問謨以齊之山川丘陵賢哲舊事謨歷對詳辯畫地成圖德深嘉之拜尚書郎立治於商山置鹽官於烏常澤以廣軍國之用德故吏趙融自長安來始具

毋兄凶問德號慟吐血因而寢疾其司隸校尉慕容達因此謀反遣牙門皇璆率衆攻端門殿中師侯赤眉開門應之中黄門孫進扶德踰城隐於進舍段宏等聞宫中有變勒兵屯四門德入宫誅赤眉等達懼而奔魏慕容法及魏師戰于濟北之摽榆谷魏師敗績其尚書韓諄上疏曰二寇逋誅國恥未雪關西為豺狼之藪揚越為鴟鴞之林三京社稷鞠為丘墟四祖園陵蕪而不守豈非義夫憤歎之日烈士忘身之秋而皇室多難威略

未振是使長蛇弗剪封豕假息人懷憤慨常謂一日之
安不可以永久朝夕之逸無卒歲之憂陛下中興大業
務在遵養矜遷泯之失土假長復而不役懸黎庶之息
肩貴因循而不擾斯可以保寧于營丘難以經措于秦
越今羣凶僭逆實繁有徒據我三方伺國瑕舋深宜審
量虚實大校成敗養兵厲甲廣農積糧進為雪恥討寇
之資退為山河萬全之固而百姓因秦晋之弊迭相蔭
冐或百室合戶或千丁共籍依託城社不懼熏燒公避

課役擅為姦宄損風毀憲法所不容但撿令未宣弗可加戮今宜隱實黎氓正其編貫庶上增皇朝理物之明下益軍國兵資之用若蒙採納冀裨山海雖遇商鞅之刑悦綰之害所不辭也德納之遣其車騎將軍慕容鎮率騎三千緣邊嚴防備百姓逃竄以諱為使持節散騎常侍行臺尚書廵郡縣隱實得蔭戶五萬八千諱公廉正直所在野次人不擾焉德大集諸生親臨策試既而饗宴乘高遠矚顧謂其尚書魯邃曰齊魯固多君子當

昔全盛之時接慎巴生淳于鄒田之徒蔭修檐臨清沼馳朱輪佩長劍恣非馬之雄辭奮談天之逸辯指麾則紅紫成章俛仰則丘陵生韻至於今日荒草頹墳氣消烟滅永言千載能不依然邃答曰武王封比干之墓漢祖祭信陵之墳皆留心賢哲每懷往事陛下慈深二主澤被九泉若使彼而有知寧不銜荷矣先是妖賊王始聚衆於太山自稱太平皇帝號其父為太上皇兄為征東將軍弟征西將軍慕容鎮討擒之斬於都市臨刑或

問其父及兄弟何在始答曰太上皇帝䝉塵於外征東征西亂軍所害惟朕一身獨無聊賴其妻怒之曰止坐此口以至於此奈何復爾始曰皇后自古豈有不破之家不亡之國邪行刑者以刀鐶築之仰視曰崩即崩矣終不改帝號德聞而哂之時桓玄將行簒逆誅不附已者冀州刺史劉軌襄城太守司馬休之征虜將軍劉敬宣廣陵相高雅之江都長張誕竝内不自安皆奔於德於是德中書侍郎韓範上疏曰夫帝王之道必崇經略

有其時無其人則弘濟之功闕有其人無其時則英武之志不申至於能成王業者惟人時合也自晉國内難七載于玆桓玄逆簒虐踰董卓神怒人怨其殃積矣可乘之機莫過此也以陛下之神武經而緯之驅樂奮之卒接厭亂之機譬如聲發響應形動影隨未足比其易也且江淮南北戸口未幾公私戎馬不過數百守備之事蓋亦微矣若以步騎一萬建雷霆之舉卷甲長驅指臨江會必望旌草偃壺漿屬路跨地數千衆踰十萬可

以西并彊秦北抗大魏夫欲拓境開疆保寧社稷無過
今也如使後機失會豪傑復起梟除桓玄布惟新之化
遐邇既寧物無異望非但建鄴難屠江北亦不可冀機
過患生憂必至矣天與不取悔將及焉惟陛下覽之德
曰自頃數纒百六宏綱暫弛遂令姦逆亂華舊京墟穢
每尋否運憤慨兼懷昔少康以一旅之衆復夏配天況
朕據三齊之地藉五州之衆教之以軍旅訓之以禮讓
上下知義人思自奮繕甲待釁為日久矣但欲先定中

原埽除逋孽然後宣布淳風經理九服飲馬長江懸旌隴坂此志未遂且韜戈耳今者之事王公其詳議之咸以桓𤣥新得志未可圖乃止於是講武於城西步兵三十七萬車一萬七千乘鐵騎五萬三千周亘山澤旌旗彌漫鉦鼓之聲振動天地德登高望之顧謂劉軌髙雅之曰昔郤克忿齊子胥怨楚終能暢其剛烈名流千載卿等既知投身有道當使無慙昔人也雅之等頓首荅曰幸蒙陛下天覆之恩大造之澤存亡繼絶實在聖時

雖則萬隕何以上報俄聞桓玄敗德以慕容鎮為前鋒慕容鍾為大都督配以步卒二萬騎五千剋期將發而德寢疾於是罷兵初德迎其兄子超於長安及是而至德夜夢其父曰汝既無子何不早立超為太子不爾惡人生心寤而告其妻曰先帝神明所勅觀此夢意吾將死矣乃下書以超為皇太子大赦境內子為父後者人爵二級其月死即義熙元年也時年七十乃夜為十餘棺分出四門潛葬山谷竟不知其尸之所在在位五年

偽謚獻武皇帝

晉書卷一百二十七

晋書卷一百二十七考證

慕容德載記魏将拓拔章攻鄴○綱目作魏别将拓拔儀

慕輿護請馳問寶虛實德流涕而遣之○輿監本訛容今從南燕録及下文慕輿護為右僕射改正

乞還就上以明徵節德固留之○徵監本誤是今從宋本

慫非馬之雄辭○非監本誤飛今從公孫龍子白馬非

馬語改正

晉書卷一百二十七考證